

是凭借对语文教育的精神追求，与学生共建一幢立意高远的精神大厦，启蒙一代代学生独立思考、得体表达，成长为丰富有智慧的人。



到了耄耋之年，于漪开始研究起了周杰伦和《还珠格格》。因为她发现，孩子们都被“圈粉”了，而自己喜欢的一些比较资深的歌手却很难引起学生共鸣。



青年教师的“垫脚石”

有一年大年初二，媒体记者到于漪家采访。一开门，满屋子的学生好不热闹。于漪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，为他们搭建成长的平台，是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。“所有年轻教师来我家请我给他们的新书作序，我从不拒绝。现在的年轻人想要成长、要出头不容易，我们要拉他们一把。”于漪笑着说。

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于漪刚刚退休，就有民办学校开出60万年薪聘她作“特别顾问”，她婉言谢绝。那时，于漪退休工资是每月一千多元。在谈及为何将高薪拒之门外时，于漪这样说：“我还有点本事，能够培养师资，我带了几代特级教师出来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能成为大家的垫脚石，我终生有幸。”

之后，于漪首创“师徒带教”模式——师傅带徒弟、教研组集体培养、组长负责制，亲自带教全国各地青年教师；到去年为止，这位老人已经连续八年担任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主持人，培养远郊区的年轻教师，每月一次8个小时的活动，她一场不落。

上海市特级教师、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谭轶斌，10年前，有幸“回炉”成为上海市语文名师培养基地学员，至今她也忘不了与80岁的于漪老师的“金山之行”。那次基地

活动在远郊金山的华师大三附中举行，大家费了不少口舌劝于老师不必亲自到场，于老师却不肯：“只要是我基地学员所在的学校，即使再远，也不能落下。”

一大早，于漪准时来了，坐了近两个小时的面包车，于老师的腿脚肿了，可一到华师大三附中，她就一头扎进教室听课；中午时分，她快速扒了两口饭，撂下筷子赶去教室，和同学们见面，孩子们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，谭轶斌想从中“挡驾”，但被于漪拒绝，她说对孩子们的请求她不会说“不”。

正是这样的精神感召，一批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，形成了全国罕见的“特级教师”团队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，共“带教”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，涌现出一批知名的教学能手。于漪很感慨又十分欣慰：

“真的很累很累，但我觉得能把自己有限的经验，在别人身上开花结果，这就是一种幸福。”

在新教师培训中，于漪多次引用英国小说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来阐明观点：首先心中要有月亮，也就是理想信念，去真正敬畏专业、尊重孩子，还要有学识，如此才能看透“六个便士”，看透物质的诱惑。

“满地都是便士，作为教师，必须抬头看见月亮。”

要想走进学生的内心，还必须“一辈子学做教师”。于漪告诉青

年教师，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攀登，这种攀登不只是教育技巧，更是人生态度、情感世界。

于漪的孙女黄音，如今也投身于教育事业，在她幼时的记忆里，奶奶在做完家务之后，总是坐在台灯旁，边翻阅资料，边做笔记，沉醉其中。而不足三平方米的阳台上，是爷爷的藤椅，一本书，一把茶壶，就是一个充满了书香的下午。“从小到大奶奶像一盏灯塔，指引着我。”

在于漪家里有一本她专用的挂历，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，不少格子里还不止一个圈。她用“来不及”形容自己的工作，因为还有太多事情值得她“较真”，中国教育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。

当教育功利化现象愈演愈烈，家长忙于帮孩子报名补习班，学校只盯着升学率的时候，她呼吁：“教育不能只‘育分’，更要教学生学会做人。”当看到小学生写下祝你成为百万富翁“祝你成为总裁”的毕业赠言时，于漪深感忧心。“‘学生为谁而学、教师为谁而教’这个问题很少人追问，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动力方面多下点功夫。”

从教68年，从受业于师到授业于人，于漪从未离开讲台。她臂膀单薄一身正气，始终挺着中国教师的脊梁。她说：“老师使我从无知到有知，从知之甚少到懂得做人道理，做老师是件了不起的事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崇高的目标。”